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為太尉歆讓位於管寧帝徵寧為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寧少相友而人品不同歆為漢臣乃委質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之時歆以尚書令勒兵入宮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安龍臥海隅世莫窺其清風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敝屣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餘糞汙其玉顏知太尉為上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己之不稱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有識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
足以當先君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
總御六師而無專意迹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
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
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
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
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
斜谷出自足擒懿而誠懿矣魏延之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

箕谷皆多於賊而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爲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爲病在一人方且減兵省將思聞闕失引咎責己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爲道也若袁本初褊忮忌克疑人快己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顒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智計絶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絶人乎孔明與之同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録巳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巳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

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倦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葛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吕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

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吏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婞漢高帝之公可爲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爲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吕範周谷乃能捐芥蔕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删約漢法制新律

懐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一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

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黄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爲糾摘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鬬士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嚬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弑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爲使則不能以獨爲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晛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爲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

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决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酹手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會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

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憤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泯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可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陛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旣且有家則漸廣矣旣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爲制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爲不貴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適爲貴使俗無奢靡之尚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旣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弒而猶未饜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革失俗振頹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帛在上者無欲心則縣賞使人爲

盜亦不爲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强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全蜀之富皆可以充牣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聚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效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廩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貲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

第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
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
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
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
已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為富貴可
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
已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
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隸
之患故莽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錢十萬萬免民租稅一
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
舌此其效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為者惡其事之如彼
其汙而畏其效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盡以

武侯爲務武乎夫武侯平生大致巖盤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爲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爲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殂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弑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弑莫慘於問匕首爲下甄后雖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伸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爲史者書曰帝弑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著也

立皇子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帝無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爲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隱則可責以爲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祕審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知其爲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帝無他心矣有如不肖必將致辱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釗于南門之外猶以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泯其所自出以寵之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支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僞爲哉魏武之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虞爲祖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而已夏禁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爲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爲之說本以爲榮祗足取笑何隆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毁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歟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泝流窮源以謂求諸毁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亦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爲而致所以能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說使爲君臣者知所趨避猶庶幾焉今直以公明爲美而無去邪私開暗蔽之術是猶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誠能清心寡欲無為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下徭役必令輕賦斂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汰吏貪之冗者則百姓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汲於考績愚固知其為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以督促金穀為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為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令徵索足數而後已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句稽沮難行下報上至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苛猾善於掊克既足上官之欲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訴成獄而卒無章聞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

同風此又非龐崔林杜恕傳嘏之所得知然則世敵愈
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宦
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
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
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
允日深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
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
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
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慚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祝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説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

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
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
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
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
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
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復有姦宄擅權者以急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
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
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
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
若審有罪豈可盡貸有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
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得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

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筆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貧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巳納而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令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天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紿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為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貪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其為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illegible]可行有为可援有及可恃

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冦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反坐於是善良困於姦宄閭里怵於亂賊喑嗚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乎況黨人無罪而願忠於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不爲人所捽擊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紹掎之曹操蹶之獻帝爲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爲所弒而不得赦二皇子爲所殺而不得赦語赦至此猶益明矣明哲之君監失而思得舍非而從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呂刑周官之

法則雖曠歲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則直肆之罪咎則稍寛之而已呂刑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惷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吴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吴

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禄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爲尊豈非人臣所祈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爲人所指目況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爲三公能以此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爲三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爲三公調適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僭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爲三公克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囂以附中官而爲司空張顥以中常侍弟而爲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爲司徒董卓田令孜冀澄擬以專横凶恣而爲太師又何足貴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何忝

於三公而遜辭之固守之篤淸規遠識顯映今古其視何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一人不願爲宰相者曰孔覇在魏得一人不願爲三公者曰徐邈斯二人者眞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況己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最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避就詞旨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爲玄談以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何晏孰於易之文矣而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爲吏部尚書而專廬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爲人情近而無誠內躁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輅作卦欲爲三公非易也動與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爲鬼幽此正猶桓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爲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効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身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爲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挹道德深鈎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爲因循不足法以君子爲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彗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鷖守成之詩而曰宰制萬物費不爲侈蔑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効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爲莊老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
衍者豈虛云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大傅之旨不過免
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
而卒

蔣景侯可謂有恥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
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爲懿所紿耳自
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
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
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
有焉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爲庶人王昶
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
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軍
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太帝嘗言
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毋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太求勑并州并力討胡
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
儀而為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
而有益於師者當斂容致謝克己下教則庶乎孔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
敗歸己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
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為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豐當奈何䟽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
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

跡之形況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怨語何益祗自族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歔欷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入柄在己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許允嘗摠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歔欷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
允之誅而速己之廢耳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
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彖曰君
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
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
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
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聞之
耶何其褊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齒長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呂岱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吳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爲丞相綝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綝綝兵敗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東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

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爲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爲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爲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爲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爲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

闇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文王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陑則曰出桀之不意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爲弱也使紂興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吳孫綝專擅權勢必戮功臣吳主謀誅之語泄綝廢吳主爲

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彝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焉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于強臣既不能救又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君欲治吾罪而殺之者耶若彝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部郎薦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以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湯武是以湯武為弒君奪國與己同也不然是以己為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語以訓後世眞順天應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炎代奐三君之失果可班於桀紂爲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爲天下所疾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況小人之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累書矣不知康虛名無實非能爲臥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爲鄉里所重舒亦不爲矯厲之事司馬昭辟爲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羣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表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獨爲司馬昭籌與廢大事是其實與參奪而已其所議多出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亦曹操之畫畢乎

大舉伐虞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禍敗將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諶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爲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想而度之之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爲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

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及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異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君之有量者漢高爲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爲首自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爲帝自臨門戍卒見之如舊終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宰相而滿者有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掩矣故質量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廓之之道以識爲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爲量矣

加晉文王恥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

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弒髦而猶立元帝者姦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温是也黄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爲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爲上公與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

乎文獻欷歔每値君父大變事以泣涕悲哀取感觀聽實則
安擭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歛以素棺時服若初
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
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爲大言絶行以欺世盜名姦人
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
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
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
又有之愍懷西遷銅駝荆棘司馬之籙訖于長安江表雖
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羣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隳無乃質美而學不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疊覆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

能傳三世竊觀覬覦之人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主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西吳狄姦豪已如癰疽伏於骨脊劉猛先叛劉淵繼爲左部首帥是時吳猶未平也而士晉者乃匈奴焉竊跡前世無不然者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祈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爾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虛張首級遣歸鄉里終身不用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道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封域之内有叛逆而克之淵猶以爲耻也操善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充國先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

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僞足以動人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彼奏功上狀者又偃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爲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闇晉武之黜石鑒乎試欲效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洋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闕事也此可以爲御將之法也

尚書令賈充巧諂與太尉荀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紞相黨發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文三世至武帝即

佐爲公輔與人政者蓋難賢材矣而賈充親嘗弒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紞荀顗荀勗又皆小人而援要佐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爲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悲歎耳師昭殺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曾不再世禍兵相尋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illegible]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世難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邪爲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左右使后說帝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勗與荀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為不肖是為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為都黔為皙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了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晉武無目病欲為其子娶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為都黔為皙太子納婦武帝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顗勗所居官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己亦何利焉其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袤爲司空袤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覬覦之志至或交結中宮如劉蕡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或納約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袤亦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紞之徒締交迷國恥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爲貪位慕祿進而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人孰反理之辭士狂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賀邵所謂反理之辭詭道之論者人本之害言也邵何以

得此敢問二是非曰先君子每吟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爲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頹哲人萎乃韓忠獻竟謝之應慧出東南 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爲人牧者不必論來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爲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擯逐之而擬諸聖讒說難任人禁邪誣 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爲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歷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剋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單行吳境刈穀爲
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
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
小利吳主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
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
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
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聽以還之剋日方戰不
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討
耶晉之所以取吳者凡六大將二十餘萬人分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乎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義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爲道矣惡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爲吏雖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困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亟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有變雖自賢者守常聖人盡變然當事之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昔者帝乙之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爲無道帝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爲無道帝乙昏識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處變苟有知子之明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爲可以保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爲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新紂者無復主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東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遹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閹闒晉室不遐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爲衛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誤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言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裒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

然而從於祿仕之利山壽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者又非康紹文子義難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然之萌而會逢濤言之適戲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訶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又而益確寢所乘車臥疾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爲變乎

羊祜請代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爲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准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若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爲晉後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爲無道驕奢殘虐以敢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我者[illegible]伐[illegible]無[illegible]策也晉有天下十七分八九之勢[illegible]容[illegible]吳屋[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戎得[illegible]頹劾其謀弱臣頹劾其力必至[illegible]之勢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强弱攻守之常理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秦蓁如人主及於博士秦議謹按謚[illegible]曰謚怙亂肆行曰醜謚繆醜公帝[illegible]字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改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爲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者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勑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爲人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息矣隨私意是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爲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下不除淵幷州不得以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其王濞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濞初封未反鉅有反相非其罪也何
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劉淵爲任子無罪晉書
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虐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逮王
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爲濫刑以晉武
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
當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爲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
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爲比明皇不從是失刑
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請
悌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
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耶遂死之

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豈與姦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爲友髒孩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爲恥其視張悌相去豈直蛣蜣轉之與蘇合哉

吳主皓降晉凡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吳又倍之以力而論皆足自守譬如人身四支尚強而心既蠱病無使形者則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蓋君之折伏姦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夷

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逖無目
而戰勝攻取以小擬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當
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蔽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
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
之衆孰得而窺覦之苟爲不然蔽者憒憒則弃賢保姦不
恤百姓絶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
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
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
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
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

有嘉臣不可忤之説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甚惡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從竊據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説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道迺王濬非虚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

武帝下　　晉紀

太康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帝并圜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況與毅實對曰陛下武功與昭克廣前烈擬亦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擬大而法制不修風俗奢穢而禮度未立自宣皇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譎略之人陛下當翼翼深

思衆建賢德使之積至大政爲國遠圖而平昇已遂遠志意
驕佚不邇聲色畏乎成湯警戒無斁未同舜帝臣恐禍發
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
帝矣而顧舉貴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
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惡言之則從危
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
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
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
自克而已矣已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

惡善道也惡爲之者之或勝爲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弑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蜮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爲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冠位上公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爲善之樂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愛諡傳其傳終不能弭弑逆謟邪之行其諡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諡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讒之就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盡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勗之徒而意忌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爲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爲歎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氷也夫讒人何世無之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以才祜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祜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祜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爲統荀勗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執於左氏傳善用

兵矣而不聞郜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産之乘河外之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甗玉磬帶錦如環及晉卿始禍樂祁見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發正敗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

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紞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充之壻也充何爲惡之如是度紞嘗面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紞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紞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紞則以巧諂素爲攸所惡也荀馮既媢疾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最後勳

獻文徵[illegible]寵充不荅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攸既死譏夫可以已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紞所抑爲之收淚間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久而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所以志文公之怠情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魏故廟然非有兩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

上如龜廟之壞而已也其士微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己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霿而晉之亡自是决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勑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遹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嘗知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亂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者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

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

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

人主無内外之患宴安荒怠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

後大計遂至舉國奔慶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没者多矣中

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

冷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

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

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瘖目瞪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

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爲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

事之又欲預政爲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

秦王柬淮南王允詣駿三王來朝後謀誅駿及殺駿中書令黃門
皇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既誅賈后諷羣臣
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
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
親為不毋於聖世宜服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
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
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毋於
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為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切無
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變迫而死太后
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
毋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晝可華不復

出隱假借可以無累況附麗后而肩奴其君不待去就之事已嘗甚易不待辨矣

詔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繇專擅朝政賈后惡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就國未決瑋自[illegible][illegible]賈后讒亮瓘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illegible][illegible]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之[illegible]欲因此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illegible][illegible]其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須一詔則建達奏瑋罪因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發覺氏如反手而乃遲疑不果使姦人徐書計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微此而失之則漢末黜識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爲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毀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
誠信為之主故欲掃除事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
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
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
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
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
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
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
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但有則有
烏能強之使無但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以列不足
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君上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亂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討安宗廟廢尊后以全
儲君是三綱不泰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
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
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況賈氏淫虐無道親弒其姑
又誣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
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偽召公
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為備守建白甲宮弒姑害子危
及宗社請討賈氏以安國家不宗朝而遏亂息災乃拘於
小義以失大幾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執
安足暴其之惡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辭其行以取之哉
太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儆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姦人爾以文學才譽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爲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賈后廢弑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毋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絶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厭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書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爲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說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關内侯所以求媚於衆

也而何舉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傅咸非之及亮被攻圍無救於牆之呼是皆十數年閒耳目所接者可以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甘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冏約成都王穎河閒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迎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冏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顒爲太尉乂爲大將軍

嵩進爵爲王敱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望羣歸於穎於是顒表冏罪狀約穎欲乂及范陽王虓同討之乂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冏城中大戰三日冏敗夷三族

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己爲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歆虓乂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郵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乂

專恣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讒佞忠謀者逐直諫者
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遂使
獻帝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
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
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
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
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拖
置搶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
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度初之勞効抑夏
侯陂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膴仕爲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貿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扞蝌晉室之忠也倫既誅篡冏遂圖之允
未及舉爲虔所殺而冏召顒顒合兵同起乂遂誅冏越尋
除乂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
越復討顒穎自不振越又討顒顒亦不支穎顒皆死越專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冠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潁顒允賢
度冏賢於潁顒允又賢於冏越賢於乂此其人品之
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
爲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爲弘話縱横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爲

善矣況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荆州無乃闕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姦雄豪傑不敢萌窺覦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蜂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賊競其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志始之皆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君詔而忘其亡浸之可嫌也如恭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舡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舡載官物何爲

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舡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麪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騃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

無爭寵之嫌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鬬各已衰謝禁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卑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者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兖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為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駢駕未知濟否然帝始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綱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斂

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
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酒周公戒羣飲
彝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
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冀端之萌則否也士而能止者
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
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
飲者之於酒甚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況人君口備味耳
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
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
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闕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閒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棄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爲之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爲高情爲遜論欲說石勒之勸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爲溢

獄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司馬潘滔説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藩衛本朝此為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方無援偶與苟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窮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總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擬潘滔諂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

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之末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睎是倚睎敗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為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是其蹩躠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顧淵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與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表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己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況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己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若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己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紓寇
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己
徽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臣
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鎮建業
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復
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
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
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
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
詔書其事同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今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盍亦省巳所闕益脩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遂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朞月遂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爲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馬珍寳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母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

可也爲母而母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視棄天下如敝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
母爲恩勒豈其禽獸與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
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爲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
高分羹之言奈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爲不仁者矣
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
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
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且
罪多矣勒若有司道將一見按法行辟非爲虐也乃使長
惡不悛至今石氏無遺種誅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擧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為頵進覈實剴切之言者矣道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出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爲舊習所牽爲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毅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毅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

毅識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匡救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以求身處而後諫耶況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待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係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殺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殺納二女四孫爲貴人

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大傅景嘗答劉聰之問謂殺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殺虐比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殺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礌礌落落如日月豈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豈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

所向無敵何憚於後而為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為天地稱爲父母北面後使拜其塵尾雖後驕暴即墮計中然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晉紀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太半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恥以活士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詣軍門降

干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采故世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

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幷吞蜀將東慶純尚智力未及平定
而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
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
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
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權奪之以濟其
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
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
君弑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
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
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
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
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篡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愍不彰而爲劉漢所俘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廪不給葬被圍困輿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翦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爲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春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瑯邪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己楊州之惠因自以建鄴爲瑯邪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爲辭祖逖請以恢復者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備峙糇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豈其心孔

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乃栻柱上其血逆流拂理
遠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至數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等爲睿謀且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
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睿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謡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羨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守

玄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
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
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盡露此與前者擐
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
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
瑯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勑入部從事行楊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
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稱善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若
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
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為民上者

致縣貪汙容而不治顗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劾之虗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觀之哉顗和之言甚臧而不吝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柸羣爲末柸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賫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崎嶇戎營于西石蹈營于北琨輯晉陽㨿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因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

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料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琨麾之友二十四人獨琨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準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嚴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兇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弒主而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滛汙薰染河華靳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椓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禍及

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夥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者其猶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惡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荆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爲荆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荆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荆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遏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内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臣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荆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自隨軍政乎如此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孫策彭不之監又爲鄴舒諂言所惑自貽諾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因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庶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爲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斯所謂畢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況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潜而不耀玉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枹罕藥略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之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蕞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逖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雅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劉非逖

比也琨託足聲塵逖無所附麗琨北圖并土逖避地淮泗琨結好猗盧段匹磾逖開說元帝用拓中原琨嬖愛聲伎殺諫者逖與將士同甘苦克己務施琨短於綏御附人輒復去逖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雍守一州境土日蹙逖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著于河北威聲聳乎後趙琨不及逖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元帝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其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勳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美逖聞雞起舞壯夫志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挾其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拔之亦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拔之心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衆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茲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言庶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衆人跋疐前却矣而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

赤舄几几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導獨不
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譙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爲患劉
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承爲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
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
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憲征
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
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曜其中陰蝕陽臣掩君也其隗
協爲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繫無所

致誅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寄夫既用其言致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禳者殺有辜赦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泥而不達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揆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

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吳士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日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聞逖死益無忌憚

祖士稚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一士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荊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又況王郭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稚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懾息而不敢動如其妄舉不忘投軀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身為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用兵者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為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榷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慮未知其說也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顗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顗戴淵當登三司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顗救己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愼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且謹即行誅此

劉隗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憾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顗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目擊習熟以爲常事也使敦因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郗鑒之徒掎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刼脅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蟻席裹屍無復哀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荀氏呼為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琀與稚出白水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稚琀敗死琀有才望雄方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係顧愛賄賂爲敵所紿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眞能敗人國家也耶非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身廉賤貨然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謬致勤敬

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遂表嶠嶠恐臨去為鳳所間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祥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拔其舌

一　太真擊錢鳳幘墜高歡敲賀拔允齒折其態相類其情同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强温嶠欲圖逆臣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歡拳口之事不足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亦備之可也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樂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眞繫錢鳳君子之術也高歡敲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楨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始終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飜然改圖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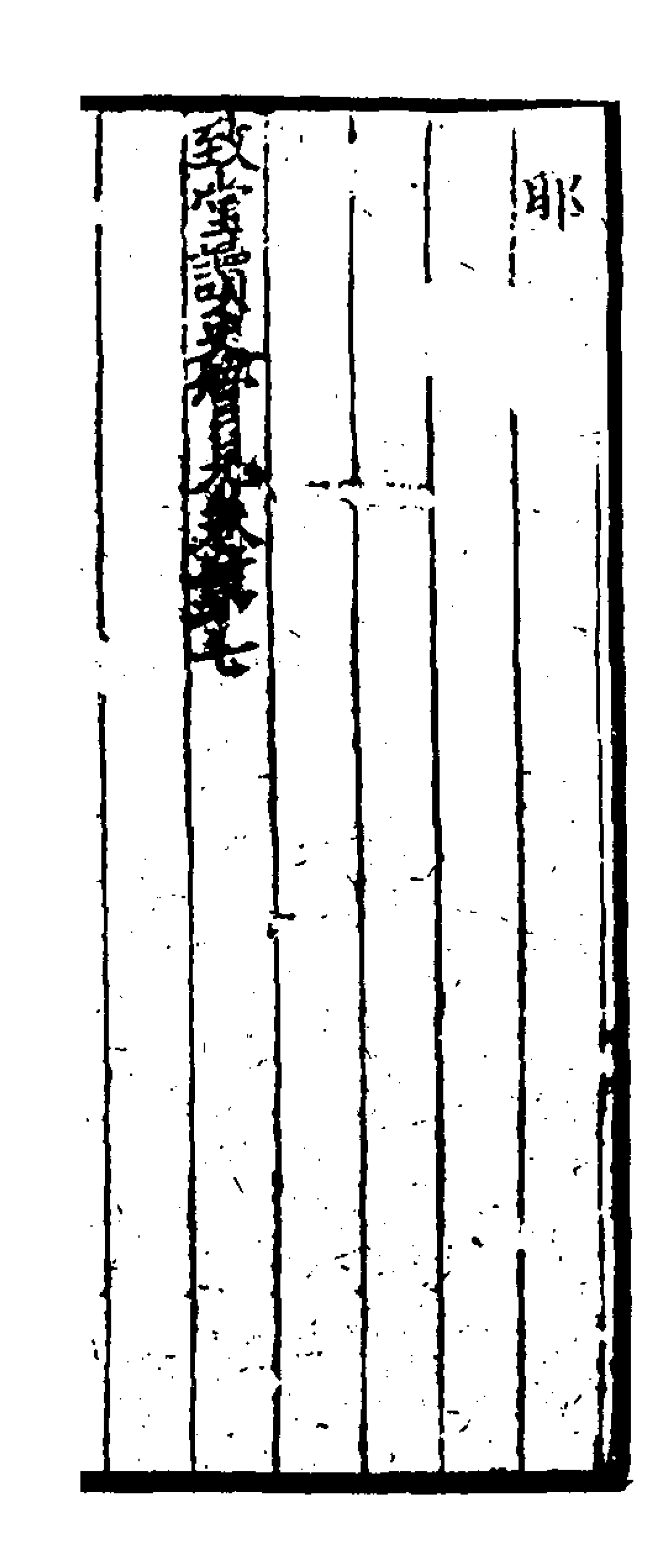
命元以充不利此何爲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爲晉司空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爲之變可以爲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爲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爲之耶苟爲

不然非惟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如何也
贈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卞壺曰札守
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朝惡逆未彰臣亦不悟
非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
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
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卞壺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
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
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蔕于中史
氏矣其善處廢興任其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
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
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


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七